

用身體寫下

玫瑰少年事件簿

吳學儒

臺東縣同寮協會總幹事

不忘永誌，寫下玫瑰少年事件簿

1990年5月17日，世界衛生組織（WHO）決議，將同性戀自國際疾病與相關健康問題統計分類（ICD）刪除；10年後的2000年4月20日，屏東縣高樹鄉發生了促成後來制訂《性別平等教育法》的葉永誌事件；20年後的2020年5月17日，臺東縣同寮協會（以下簡稱同寮）與山東野表演坊（以下簡稱山東野）一起用身體表演的方式，寫下玫瑰少年事件簿——為了紀念永誌，也為了那位可能就生活在週遭的玫瑰少年。

同寮正式成立於2020年4月，但多數成員皆從2017年起，便與花蓮同樣投入性別運動的夥伴合作籌辦「花東彩虹嘉年華」同志遊行與彩虹市集迄今，也在臺東推廣性平教育、倡議性別議題。這次的玫瑰少年事件簿活動，即期望以戲劇的方式喚醒臺東大眾性別意識，也為活動過程留下紀錄與讀者們分享。

Angle

從自己出發： 我們的求學生涯都吃過苦

有別於在演講場合或學校，聽教師介紹葉永鈇事件，山東野的講師則是帶領學員，從自我的生命出發。講師將場地模擬作臺灣，學員分別站在自己國中求學的縣市，然後用一個定格動作，表演自己的一則故事。這樣的課程用意或許是想彰顯不論是在哪個地方的國中生，可能都有類似的經驗。

我加入運動型社團，媽媽覺得那不適合女生，我就被迫退社了。

我當年是優秀學生代表，可是，因為是女生，父母和老師卻更關注我的頭髮剪太短。

玫瑰「少年」其實沒有性別之分，女生不留長髮就「不像女生」、運動外向也「不適合女生」；相對於因為陰柔特質而受欺負的永鈇，學員分享許多不符傳統性別期待之女性遇到的不公，原來許多人在求學生涯都有相似的經驗。透過這個暖身遊戲，學員發現其他人身上或多或少都有自己的影子。

用物件觀察：書包內容的蛛絲馬跡

暖身結束，講師拿出一個國中書包，請學員從書包裡的物件，推測書包主人可能是個怎樣的人。撕破的作業簿、梳子、食譜、筆跡相同但署名不同的兩本作業……，學員逐一檢視物件，即使心中早有定見，認為書包主人絕對是葉永鈇，個個還是像柯南一般，想讓這個想像中的葉永鈇更加立體。

他幫別人寫作業、他喜歡料理、他很細心會記同學生日、他想討好同學、他梳頭髮愛美、食譜只是剛好那天有家政課、書包上的立可白塗鴉是抒發委屈心情的方式……



從書包內的物件推理主人個性

(程佳慶 / 攝)



講師揭曉道，這些書包內的物件，是參考了當年事件的系列報導，以及訪問陳君汝女士——永銖的媽媽，進而模擬出來的。在戲劇藝術裡，每個物件的出現都有其象徵意義，這個觀察活動讓學員透過物件上的記憶，看見當時那位被迫幫忙寫作業的少年、喜歡梳頭髮與煮菜的少年、只敢把委屈往心裡吞的少年。



學員推測玫瑰少年生活環境

(程佳慶 / 攝)

從環境思考：玫瑰少年可能生活在任何地方

既然推測出這位玫瑰少年的個性與可能樣貌，講師隨即邀請大家再擴大想像，提供一份當年事件的文字報導，將葉永銖的生活環境概略分為「家庭關係」、「校園生活」、「社區背景」和「興趣」，兩組學員必須透過研讀報導，勾勒出這位玫瑰少年可能生長在什麼樣的環境。

講師分別針對兩組挑出一個問題，在 A 組的「家庭關係」中沒有父親，連結到在育兒過程中父親缺席的議題；在 B 組的「興趣」中，出現了文字報導裡寫的「女生喜歡做的事」，這也是討論性別刻板印象時的常見議題。儘管講師笑道，這場工作坊的學員根本都是性別平等的「同溫

	A 組	B 組
家庭關係	可能是個和諧支持的家庭，媽媽認為他是個貼心的兒子。	母子關係良好，父親應也好，得知永銖去世時精神受打擊，全家人可能常一起看連續劇。
校園生活	因陰柔特質受到歧視與暴力，被脫褲子「驗明正身」。	容易被取笑，喜歡和女同學相處，老師對霸凌無能為力。
社區背景	社區是個農村，保守傳統、想掩蓋事實。	務農，社區喜愛唱卡拉 OK，葉永銖唱高音台語歌，評價可能很兩極：被討厭、被當紅頂藝人。
興趣	打毛線、烹飪炒菜。	打毛線、烹飪、唱歌、做女生喜歡做的事

層」，但這樣一再複習，亦是期望加深大家的性別意識，覺察到這些議題其實仍在社會上的許多地方，持續發生著。

用身體扮演：玫瑰少年事件的前因後果

活動循序漸進，在透過觀察物件推知人物性格、模擬環境體會少年生活後，接著學員實際扮演事件中的角色，可能是永鈇本人、家人、師長或同儕。兩組學員自行設定且演出憾事發生的前、中、後，找出導致事件發生的可能原因、案發當下現場的狀況，以及事發後對周遭親友與社會產生的影響。

葉永鈇事件無疑最聚焦在校園場域，兩組學員不約而同呈現出陰柔特質的永鈇，在校內受欺負的狀況。雖然這次的事件非常容易連結到校園霸凌，但筆者也發現，此次來參與活動的學員，亦有約半數在教育界服務，故不難理解學員對霸凌問題的重視程度。以下節錄兩組劇中部分對話：

A 組

教師：你為什麼又要這時間去廁所？已經快下課了啊！

甲生：老師他不敢啦！他沒小雞雞！

乙生：對啊，他是娘娘腔，很膽小。

(永鈇沈默不語)

B 組

教師：今天的課程要分組，請分成男生一組、女生一組。

男生：老師我不要跟他！他又不是男的！

女生：(走向永鈇) 沒關係，你來跟我們一組，好嗎？

男生：哈哈！他就女生，當然跟你們一組啊！

除了上述節錄的性別霸凌因素，另使筆者感到意外的是，兩組學員在演出事發後影響，像是講好似的，都演出了陳君汝女士站在高雄同志大遊行舞台上，向台下喊話的模樣。講師發現這個有趣的雷同點，在演出後特意詢問學員：「為什麼陳君汝女士要站上同志遊行的舞台？葉永鈇是同志嗎？」再次提醒性別特質與性傾向之間不可直接等同連結。筆者也不禁反思，講師雖未限制學員表演的內容，但兩組卻扮演相同劇情，那其他層面呢？還有什麼後續效應是我們忽略、沒有發現的？

Angle

從他人介入：如果是我，我怎麼做？

戲劇中有個元素叫作「挑戰」(challenge)，講師請兩組學員分別針對另一組的表演，從事件中前後擷取一段，然後取代該段劇情的某角色，盡力改變劇情的走向。活動走到現在，已經開始進入反思、改變、行動的歷程，學員必須透過即興，用自己的方法與霸凌者進行角力，嘗試阻止憾事發生。

有趣的是，雙方都分別取代對方的教師角色。B組學員取代A組的教師後，在甲生提到「他沒小雞雞！」時，教師故意反問甲生：「你知道老師也沒有小雞雞嗎？」試圖讓甲生停止霸凌，接著說老師自己陪永鏐去上廁所；A組則當上B組的教師，用抽籤分組而非依性別分組，然而在男生抗議不想和永鏐同組時，教師仍慣用權威強迫男生，接著提到這個分組是為了合作完成編織作品——可能是葉永鏐的強項，讓同儕認可他的能力，進而削弱孤立可能。

Angle



活動結束後心得分享 (程佳慶 / 攝)

Angle

看完兩組的替代挑戰後，雖然演出當下覺得有趣、好笑，但透過討論，學員也知道過多的權威一直是基層教師們想避免的；縱使當下霸凌者閉嘴了，日後卻可能在教師看不見的地方，發生更嚴重的霸凌事件。講師詢問：「現實中老師真的可能說出『老師也沒有小雞雞』這種話嗎？老師可以丟下其他學生，單獨陪永誌去上廁所嗎？」當然，講師無意抨擊學員的表現，畢竟學員只經過短暫的討論就得上台嘗試翻轉，自然會有許多漏洞；講師是想表達每個事件與抉擇，事實上很難處理得盡善盡美，這也是校園霸凌令人頭痛的原因。

用事件反思：讓多元的性別特質得以共生

表演中有幾幕讓我很難過，好像回到那個當下，很悲傷。

我曾向同學分享葉永誌的故事，不確定他們會不會繼續嘲笑 adju¹，也許能有些許改變。

有些學員談到戲劇表演當下給自己的感受，有人則分享教學經驗中原住民與性別特質的交織。講師總結道，一個下午的工作坊不可能為大家提供完善的解決之道，但個人絕對能用個人的力量，讓社會氛圍一點一點的走向性別友善。葉永誌已經道別這個世界 20 年，但我們身邊還有更多玫瑰少年，正等著我們告訴他們：「嘿，你一點錯都沒有，正是你獨特的存在，讓世界更多元、更美麗。」

推廣性別平等著實不易，但同寮與山東野亦將持續在臺東與花蓮深耕，走出在地的性平路。

1 排灣語，原為女性好友間親暱互稱「姊妹」之意，後逐漸引申指稱陰柔特質的男性，再擴大為近似原住民中男跨女的跨性別者，但仍與西方性別概念中的 transgender 定義有些許差異。